

Acc. No. 二五三〇〇

語體文讀本

下冊

戴叔清編

青年作家
ABC
叢書之一

上海文藝書局印行

七之書叢CBA家作年青

本讀學文體語

冊 三 第

編 清 叔 戴

海 上

行 印 局 書 藝 文

1 9 3 1

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廿日付印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廿日出版

一版權所有翻印必究一

總發行所
本埠特約所

上海四馬路五
四九號太坊五
市上海四馬路中
第五五號中

文藝書局
啓明書局

▲青年作家ABC叢書之七▼
語體文學讀本

第三冊

全書十冊實價大洋五元
每冊另售實價大洋五角

編者 戴叔清
發行者 文藝書局
印刷者 文藝書局

〔注意〕 本叢書總目列後

語體文學讀本(中)

這一本的選材，在程度上，比之第一本要深入，在門類上也較為繁複，若說第一本適宜於開始學習文學的作家，以及初中、小學生的閱讀，那這一本給予青年作家以及初中學生閱讀，是更相宜不過的。

語體文學讀本(下)

這一本文學讀本的編製，在內容的選上是採取漸進式的。第一本以課內作品的選輯，這第三本則選輯課外的名著了。本冊適宜於中學三、四、五級的學生及青年作家閱讀，本書編輯的順序是採取由淺入深的方式，無論作為教本、課外讀物，均極適宜。

文學描寫手冊

這一本描寫手冊是有「描寫」性質的書。全書分為三篇：第一篇，描寫描寫任務的，是描寫描寫的方法，和描寫描寫的文範。在這一本手冊裏，作為它的三大任務的，是描寫描寫的方法，和描寫描寫的文範。

文學術語辭典

在原理方法範圍之外，還有幾種描寫青年作家的書。文學術語辭典，這就是一種描寫描寫辭典，是專為了解文學術語的書。文學術語辭典，這就是一種描寫描寫辭典，是專為了解文學術語的書。文學術語辭典，這就是一種描寫描寫辭典，是專為了解文學術語的書。

世界主要文學家小傳

這一部小書，也可以說是和「文學術語辭典」相輔的讀物。辭典是專門的解釋術語，這一部「小傳」却是專門的介紹了世界上的許多主要文學家的生平。全書不但介紹了每一個人的歷史，著作而且也說明了每一個作家的作品，以及他們每一個人的作品價值特別注意所在。

全書十冊用上等厚報紙精印。三十二開本

。每冊實價大洋五角。全部實價大洋五元

並加贈精美錦匣一只。

文藝書局出版

上海四馬路中市五四九號

一九三一年刊

語體文學讀本第三冊

— 目 次 —

- | | | |
|---|--------------|---------|
| 一 | 第一口的蜜····· | 葉聖陶（一一） |
| 二 | 樓板····· | 豐子愷（六） |
| 三 | 匆匆····· | 朱自清（一〇） |
| 四 | 歐遊心影錄楔子····· | 梁啟超（二三） |
| 五 | 稿子····· | 劉復（一七） |
| 六 | 搬家····· | 凌叔華（二四） |

- 七 故鄉……………魯迅(四五)
- 八 詩的泉源……………葉聖陶(六四)
- 九 海鷹歌……………高爾基(七二)
- 一〇 瑪秀……………屠格涅夫(七六)
- 一一 北戴河海濱的幻想……………徐志摩(八〇)
- 一二 芭蕉花……………郭沫若(八六)
- 一三 燈蛾埋葬之夜……………郁達夫(九三)
- 一四 竹林的故事序……………周作人(一〇三)
- 一五 小河……………周作人(一〇七)

一六	長舌婦·····	契訶夫(一一四)
一七	失工·····	左拉(一二二)
一八	李超傳·····	胡適(一三五)
一九	向晚·····	徐志摩(一四七)
二〇	落花時節·····	田漢(一五一)

一 第一口的蜜

葉聖陶

欣賞力的必須養成，實已是不用說明的了。湖山的晨光與暮靄，舟子同樵夫未必都能夠領略牠們的佳趣。名家的繪畫與樂曲，一般人或許只看見是一簇不同的色彩，只聽見是一陣繁喧的影響。一定要有個機會，得將整個的心對着湖山繪畫樂曲等等，而且深入牠們的底裏，像蜂嘴的深入花心一樣。於是第一口的蜜就嘗到了。一次的嘗到往往引起難捨的密戀，因而更益去尋覓，更益去吸取。譬諸蜂兒，好花遍野，蜜亦無窮，就永永以蜜爲生了。

所以這個機會最重要。牠若來時，隨後的反復修練，漸進高深，實與水流雲行一樣是自然的事。最壞的是始終沒有這個機會；譬如無根之草，又怎能加什麼培養之功呢！任你怎樣好的藝術陳列在面前，總彷彿隔着一幅無形的黑幙，止有

彼此全不相干罷了，

可是這個機會並不是純任因緣的，我們自己能夠做得七八分兒的主；只要我們拿出整個的心來對着湖山等等，同時我們就得到機會了。什麼事情權柄在自己手裏時，總不用憂慮。現在就文藝一端說，我們且不要斥著作家的太不顧人家，且不要恨批評家的不給人引路：我們還是使用固有的權柄，來養成自己的欣賞力罷。

如其我們存着玩戲的心來對一切的文藝，我們就却奪了自己的幸福了。玩戲的心止是一種殊餘的如灰的微力，只能飄浮在空際，附着表面，獨不能深入一切的底裏。更就實際生活裏去看，止有莊嚴地誠摯地做一件事情才做得好。假若是玩戲的態度，便不能夠寫好一張字，畫好一幅畫，踢好一場球，種好一簇花，甚至不能夠講好一個笑話。對於文藝，當然終於不會欣賞了。我們應以教士跪在祭

台前面的虔意，情人伏在所歡懷裏的熱誠，來對所讀的文藝。這時候不知有別的東西，只有我們的心與所讀的文藝正通着電流。更進一步，我們不復知有心與文藝，只覺即心即文藝，渾和不分了。於是我們可以聽到作者低細的歎息，可以感到作者微妙的愉悅；就是這聽到這感到，我們便彷彿有了全世界。於是我們嘗到第一口的蜜了。

如其我們存着求得的心來對一切的文藝，我們就杜絕了精美的體味了。求得的心總要聯帶着伸出一隻無形的手來，彷彿說：「給我一點什麼」心在手上，便不能再在對象上；即使在對象上還留着一點兒，總不能整個的注在上邊了。如是，我們要求的是甲，而文藝又並不給我們甲，我們要求的是乙，而文藝又並不給我們乙；我們只覺得文藝是個吝嗇不過的東西，不得不與牠疎遠了。其實我們先不談向文藝要求什麼東西。我們不要希望從牠那裏得到一點知識，學會一些智

慧，我們又不一定要從牠那裏曉得什麼偉大的事情，但也不一定要曉得什麼微細的生活；我們應當絕無要求，讀文藝就只讀文藝。這時候我們的心如明鏡一般，而且比明鏡還要澄澈，不僅僅照得一片的表面。而我們固有的知識智慧感情經驗與文藝裏邊的情事境界發生感應時，就使我們陶然如醉，恍然如悟，入於一種難以言說的快適的心態。於是我們嘗到第一口的蜜了。

我們是讀者，不要被玩戲的心求得的心使着魔法，把我們第一口的蜜藏過了。

編者附記：

葉聖陶（紹鈞）的這篇短文的主要目的，是在說明欣賞力的養成的必要，是在說明讀文學時必具的態度。

他指出讀者應有的主要的態度是：

第一，要莊嚴；

第二，要誠摯。

這樣——

第一，心和文藝纔能渾和不分；

第二，纔能嘗到第一口的蜜。

總之，我們研究文藝，絕不能以玩戲的態度去研究，這是最主要的應有的認識。

本文：載在散文集『劍鞘』內。

二 樓板

豐子愷

記得我小時的事：我們家裏那隻很低小的廳上正在供起香燭，請六神菩薩，離開蠟燭火燄兩尺就是單薄的樓板，樓板上面正是置馬桶的地方，有人在便溺的時候，樓下歷歷可聞其聲。當時我已經從祖母及母親的平日的舉動言語間習知菩薩與便溺的相犯。這時候看見了在馬桶聲底下請六神的情形，就責問母親。母親用一個「呸」字批掉我的責問，繼續又說：「隔重樓板隔重山。」

當時我並不敢確信「板」的效用如其大，只是被母親這「呸」字壓倒了。後來我在上海租住房子，才曉得這句古典語的確是至理名言，「隔重樓板隔重山」上海的空間的經濟，住家的擁擠隔一重板簡直可有交通斷絕，而氣候不同的兩個世界，「板」的力竟比山還大。

五六年前，我初到上海，曾在上海的西門的某里租住人家的一間樓底。樓面與樓底分住兩份人家，這回是我初次經驗。在我們的故鄉，樓上總是臥房，樓下總是供家六神的廳，決沒有樓上樓下分住兩份人家的習慣。我托人找到了這房子，進屋的前兩天，自己先去看一次。三開間的一座樓屋，樓上三個樓面是二房東自己住的，樓下左面一間已另有一份人家租住，中央一間正面掛着一張朱伯廬先生治家格言，兩壁掛着書畫，是公用的客堂，右面一間空着，就是我要租住的。在初到上海的我看來，這實是一家，我們此後將同這素不相識的兩份人家同居，朝夕同堂，出入同門，這是何等偶然而奇妙的因緣。將來我們對這兩份人家一定比久疏的親戚同族要親近得多，我們一定從此添了兩家新的親友，這是何等偶然而奇妙的因緣。我獨自起了這樣的心情，就請樓上的二房東下來，預備同他接洽，並作初見的談話。

一個男子的二房東從樓窗裏伸出頭來，問我有甚麼事。我走到天井裏，仰起頭來回答他說：『我就是來租住這間房間的，要和房東先生談一談。』那人把眉頭一皺，對我說：

『你租房子？沒有甚麼可談的。你拿出十二塊錢，明天起這房子歸你。』那頭就縮了進去。隨後一個娘姨出來，把那縮進去的頭所說的話對我復述一遍。我心中有點不快，但想租定了也罷，就付他十二塊錢出門去了。

後來我們搬進去住了。雖然定房子那一天我已經見過這同居者的顏色，但總不敢相信人與人的相對待是這樣冷淡的，樓板的效用這樣大的。偶然在門間或窗際看見鄰家的人的時候，我總想招呼他們，同他們結隣人之誼；然而他們的臉上有一種不可侵犯的顏色，和一種拒人的力，常常把我推却在十里之外。盡我們租住這房子的六個月之間，與隔一重樓板的二房東家及隔一所客堂的對門的人家朝

夕相見，聲音相聞，而終於不相往來，不相交語，偶然在里門口或天井裏交臂，大家故意側目而過，反似結了仇怨。

那時候我才回想起母親的話，「隔重樓板隔重山，」我們與他們實在分居着空氣不同的兩個世界，而只要一重樓板就可隔斷。板的力比山還大！

編者附記：

這一篇小品所記，雖是平凡的事實，在實質上却有極大的意義。

主要的是說明人類的隔膜和 misunderstanding。

所以他寫着：

『但總不敢相信人與人的相對待是這樣冷淡的。』

而感覺到人類是彼此隔膜，彷彿每一個人是居着一個世界。

這就是文學上所謂，「從平凡中寫出非凡」的意義與瞭解。

本篇「綠綠堂隨筆」所載。

樓板